

世界名家哲理散文



爱默生随笔

[美] 爱默生 著 宏铭 译

心灵许下的每一个诺言都有数不清的履行方式；随之而来的每一次喜悦都会渐渐成长为新的需求。不可抑制、不断涌动、具有远见的天性，在最初的善意中已经预见到一种仁慈，而这种仁慈在光天化日之下必将失去所有特殊的关照。这种对于幸福的初次感受存在于人与人之间隐秘而微妙的关系中，这种关系正是人生的魅力之所在：它像某种神圣的狂热和激情，在某一时期会将人牢牢抓住，在他的内心中掀起一场革命。这种关系还使他与他的同类团结一致，使他与家庭和社会保持和谐的关系，并以一种新的共鸣将他融入大自然，增强他的感官能力，激发他的想象力，赋予他的性格以英勇、神圣的品质，使他构建起幸福美满的婚姻。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Selected Essays of Emerson

英汉对照

世界名家哲理散文

英汉对照

爱默生随笔

Selected Essays of Emerson

[美] 爱默生 著 宏铭 译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默生随笔:英汉对照 / (美)爱默生(Emerson,R.W.)著;宏铭译. ——哈尔滨: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12

(世界名家哲理散文)

ISBN 978-7-5388-6531-8

I. ①爱… II. ①爱… ②宏… III. ①英语—汉语—
对照读物 ②随笔—作品集—美国—近代 IV. ①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9398 号

世界名家哲理散文——爱默生随笔

著 者 [美] 爱默生

译 者 宏 铭

责任编辑 项力福 曲晨阳

装帧设计 百 花

出 版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建设街 41 号 邮编:150001

电话:0451-53642106 传真:0451-53642143 发行部)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普瑞德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88-6531-8/Z·801

定 价 26.8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译序

在近代美国众多的文学和思想巨匠中，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首屈一指。他是文学家、演说家、诗人，更是一位独树一帜、影响深远的思想家。对于美国而言，他的思想在历史的转折时期激励了新的社会力量的崛起，并且成为了“美国精神”中不可剥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世界而言，他的思想则启发了无数热爱生活、热爱思考的人们，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在追寻自我价值的道路上勇往直前。“美国文艺复兴领袖”、“美国精神先知”、“美国的孔子”等赞誉，爱默生当之无愧。

爱默生于1803年5月6日生于波士顿，他的父亲威廉·爱默生是一位有名的论派牧师。爱默生8岁时，父亲去世，隔年他就被送到波士顿拉丁学校读书。1817年，年仅14岁的爱默生进入哈佛大学。在良好的学术氛围中，爱默生阅读了大量英国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这使他的文学功底和思想深度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毕业后，爱默生在一所学校担任校长，后来进入哈佛神学院任教。1832年，爱默生辞职前往欧洲游历，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威廉·华兹华斯、柯尔律治、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托马斯·卡莱尔等思想先驱，这对其思想体系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回国后，爱默生四处演讲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后来组织了“超验主义俱乐部”，并于1840年开始担任超验主义刊物《日晷》的主编。此时，他开始着手编纂自己的演讲稿。1841年，由《论友谊》、《论爱》、《论补偿》、《论自助》等12篇演讲稿汇编而成的《随笔集》第一辑出版；三年后

又出版了第二辑,包括《诗人》等8篇。此后,爱默生再度游历英国,并出版了《诗集》、《代表人物》、《英国特征》、《生活的准则》等著作。

爱默生作品的核心思想就是主张自我认知和个性解放,鼓励人们打破一切权威、教条和束缚,超越感觉和理性,直面真理。他高度肯定人的价值,认为“人不是在自然里,而是从自身中发现万事万物都是美好而重要的”;他热情鼓舞人们“相信你自己的思想,相信你内心深处认为正确的事物”;他鼓励每一个人都要“用自己的双脚走路,用自己的双手劳作,大胆地表达自己心中的想法”;他将“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他发自灵魂深处的号召——“奋发向上吧,悲伤的年轻人,要让自己发光”——让无数热血沸腾的年轻人投身于追求理想的事业之中。在爱默生的思想中,真理与自我意识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理性与激情达到了完美的平衡。

曾有人这样评价爱默生的作品:“他似乎只写警句。”的确,爱默生的随笔行文流畅,以朴质平实的文字承载着庄严深邃的内容和思想;说理深入浅出,修辞准确形象,言语铿锵有力,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涵上都足以成为人们传之于口、谨记于心的至理名言。谈到习惯时,他说:“习惯是一个人思想与行为的领导者。”谈到健康时,他说:“健康是智慧的条件,是愉快的标志。”谈到家庭时,他说:“家庭是父亲的王国,母亲的世界,儿童的乐园。”谈到时间时,他说:“你若是热爱永恒,你就应该热爱现在;昨日不可召回,明日虚无缥缈,你能确实把握的只有现在。”这些文字和思想超越了地域和时间的界限,成为人类心灵最坚强的支柱和最珍贵的宝藏。

《爱默生选集》是著名作家张爱玲翻译过的唯一一本美国作家的作品,她这样评价这位伟大的思想先驱:“他并不希望有信徒,因为他的目的并非引导人们走向他,而是引导人们走向他们自己,发现他们自己。”我们选取爱默生的精华之作编辑出版,就是希望今日的读者能够沐浴在极具人生指导意义的思想光芒中,进而走向自己的心灵深处,到达人生的至高境界。

译者

目 录

CONTENTS

1	论友谊 \ Friendship
8	论修养 \ Culture
15	论性格 \ Character
22	论谨慎 \ Prudence
31	论英雄主义 \ Heroism
40	论美 \ Beauty
49	论爱情 \ Love
60	论智能 \ Intellect
71	论历史 \ History
81	论艺术 \ Art
92	论心灵法则 \ Spiritual Laws
103	论自然 \ Nature
116	论书籍 \ Books
123	论圆 \ Circles
129	论礼貌 \ Manners
135	论财富 \ Wealth
143	论礼物 \ Gifts
150	论命运 \ Fate
162	论自立 \ Self-Reliance
177	论政治 \ Politics
193	论补偿 \ Compensation



论 友 谊

我们所拥有的爱要远远多于人类曾宣之于口的爱。尽管人性中的自私仍像劲吹的东风一样能使世界变得寒冷,但人类大家庭仍沐浴在一片像天空一样美好的爱的环境里。我们曾在屋檐下邂逅过许多人,虽然彼此很少讲话,但却互相尊敬;我们也在街道上与许多人相遇,或在教堂中与他们坐在一起,虽然大家都沉默不语,但我们却因能与他们在一起而感到由衷的喜悦!这些游移的目光中所蕴含的话语,只有用心灵去体会才能领悟。

尽情释放这种人类的情感,就会产生兴奋和愉快的情绪。在动人的诗篇和寻常的话语里,我们感受到仁爱之心和满足感,这种情感的作用犹如火一般重要;这些美好的心灵之光传播起来比火光迅速得多,而且更加活跃,也更加令人振奋。无论是最浓烈的激情,还是最微弱的善意,都是美好生活的源泉。

朋友就是我可以与其坦诚相对的人;在他面前,我可以畅所欲言。终于,我来到了这样一个人面前,他是如此真诚、无私,以至于我竟然可以抛开遮掩、客套和深思熟虑等那些人们原本从来都不会脱下的贴身衣物;我们之间的相处那样简单、纯粹,仿如一个化学原子遇到了另一个化学原子。真诚就像王冠和权杖一样,是最高尚的情感才可以享用的奢侈品;只有拥有这种情感的人才可以讲真话,因为在此之上再没有什么可追求或遵从的了。

还是把钻石的生长期留给它自己去决定吧;不要急于去创造永恒。对待

友谊的态度应该是虔诚的。我们经常谈论如何选择朋友,但友谊其实都是顺其自然产生的;在这一过程中,尊敬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要把朋友当做是自己生命中的一道风景。他的许多优点当然是你所不具备的,如果你偏要如影随形地依附于他,你就无法尊重那些优点;要站开一些,给这些优点足够的生存空间,让它们能够得到升华与扩展。究竟你朋友的纽扣是你的朋友,还是他的思想是你的朋友呢?对一颗高尚的心灵来说,在许多特殊的方面,朋友仍然是个陌生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沿着神圣之路走近你。要让孩子们把朋友当做一种财富,让他们用心去感受那短暂而丰富的欢乐,而不是去追求浮华的利益。

让朋友成为我心中的一种精神吧。我需要的是他传来的一个讯息、一种思想、一份真诚,以及望向我的目光,而不是新闻,更不是肉汤。像政见、谈资和邻里间的便利这样的东西,我完全可以从粗鄙的同伴那里得到。难道我与真正的朋友之间的交往不应该像大自然本身一样充满诗意、纯洁、完整而伟大吗?难道与远处沉睡在地平线上的那片云霞或丛生在溪流两岸、随风起伏的碧草相比,我应该感到我们的关系是俗不可耐的吗?我们不该贬低友谊,而应使其升华到那样的高度。

如果你尊重友谊的神圣法则,那就不要因为友谊之花迟迟不肯开放而去伤害它。我们必须先做好自己的本分,然后才有资格成为别人的朋友。“罪犯的心理状态,起初是厌恶,但逐渐就会习惯。”这句拉丁文谚语的意思是说,在罪犯的心里,至少有这种满足感——你可以以平等的身份来和你的同谋讲话。对那些我们钦佩和爱慕的人,我们也不是一开始就喜欢他们的。在我看来,自制方面的细小瑕疵,足以使友谊关系完全遭到破坏。在精神的对话中,只有双方都拥有包容一切的胸怀,它们之间才会存在深远的和平与相互的尊敬。

只有美德才能成为美德的回报,也只有以真诚的友情待人,才能交到真正的朋友。你可以走进一个人的家里,但这并不等于你就能因此而与他更加亲近。如果彼此之间没有相似之处,他的灵魂只会更快地从你身边逃开,你也永远无法从他的眼中捕捉到一丝真诚。我们看到,有些遥不可及的高贵灵魂总是拒我们于千里之外;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强行闯入别人的世界呢?往往是在一切都已经太迟了的时候,我们才明白,所有的安排、引荐、惯例和社会习俗,对于在我们与他们之间建立起那种我们所向往的关系,都毫无作

用——只有不断提升自身的品性，直至达到与他们同样高的境界之后，我们的相遇才会像水乳交融般和谐；到那时，即使遇不到他们，我们也将不再需要他们，因为我们已经变成与他们一样的人了。归根到底，所谓爱，只不过是一个人的自我价值在别人身上得到的体现罢了。人们有时会跟他们的朋友互相交换名字，似乎是想以此来表明，他们的朋友爱他，如同他爱自己一般。

我们对友谊的格调要求越高，要想建立起符合现实的友谊，当然就越困难；因此，我们总是在世上孤独前行。我们所渴望的那种朋友，只存在于梦幻和传说之中。然而，一种崇高的希望总是在鼓舞、激励着忠诚的心，因此，在别处，在那种万能力量统治下的其他领域，那些爱着我们、也为我们所爱的灵魂正活跃、持久而勇敢地存在着。令我们感到庆幸的是，那些青涩的、愚蠢的、错误的和害羞的时期，都已经在孤独寂寞中成为了过眼云烟，当我们成长为卓越不凡的人之后，便会与那些英雄人物彼此惺惺相惜。知识和经验会给予我们警示，让我们远离那些卑贱粗鄙之人，因为在那种人身上是不会得到真正的友谊的。急躁的性情有时会使我们冲动而愚蠢地与人建立连上帝都不期待发生的友谊。坚持自己的道路，尽管可能会在小的方面有所损失，但在大的方面却会收获颇丰。你要表明自己的心迹，这样就可以远离错误的关系，并将那些年高德劭之人吸引到自己身边——那样的人非常罕见，在他们面前，芸芸众生看上去只是许多幽魂和影子而已。

有些人担心我们会把与朋友之间的关系弄得过于神圣化，仿佛这样一来，我们就无法得到真正的爱，这是非常愚蠢的想法。对于我们从自己的所见所闻中得到的普遍观点来说，无论怎样进行修正，大自然一定会证明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尽管这看起来似乎使我们失去了一些欢乐，但我们所得到的回报将会更大。

朋友是具有两面性的：他既回顾过去，同时又展望未来。他是过去时光的结晶，也是未来时光的预言者，同时还会给我们带来更加卓越的友人。

因而，我对待我的朋友就像对待我的书本一样；我可以在能够发现他们的地方拥有他们，但却很少用到他们。我们一定要按照我们自己的主张结交朋友，并且可以以最微小的理由来接纳或排斥对方。我不能与我的朋友进行太多的交谈。如果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会使我也变得同样了不起，这会让我无法纾尊降贵去与他人交谈。在那些不同寻常的日子里，种种预感在我面前的天空中盘旋；我应该将自己的全部心神用于探究这些预感。无论身陷其

中,还是超然物外,把它们紧紧抓住是我唯一的目的;现在,它们只不过是天空中一片耀眼夺目的光芒而已,我害怕它们会就此消失。因为害怕会失去自我,尽管我珍视我的朋友,但我却不能跟他们交谈,也不能探究他们的想象。尽管放弃这种崇高的追求、这种精神上的天文学或对星际的探索,并归结为对朋友的一种亲切的同情,的确会给我带来某种平凡的快乐,但我清楚地知道,到那时,我将会因心中那种神圣感的消失而永远忧伤。

一方奉行着一种崇高的友谊,而另一方却没有给予相应的回报,这种情形最近似乎越来越多了,这让我感到非常意外。我为什么要为接受友谊者的胸怀不够宽广而感到遗憾,并为此折磨自己呢?普照四方的阳光,大部分都白白地落入不知感恩的宽广空间中,只有一小部分照射到反光的星体上,但太阳却从不为此而感到烦恼。用你的宽广胸怀来教育那些粗鄙、冷漠的朋友吧。如果他不配做你的朋友,他很快就会悄然远去;但你的形象却会因你放射出的光芒而变得高大。没有回报的爱被认为是一种耻辱;但伟大的人都明白,真正的爱是不会得不到回报的。真正的爱远胜于那些可鄙的对象,它思索的是永恒,也存在于永恒之中;当那些乏味无聊的面具破碎时,它并不悲伤,而是会因除去了如此多的尘污而感到如释重负,同时会对自己的独立更有把握。友谊的精髓就是它的完整性,是一种完全的宽容和信任。友谊中绝不能包含臆测和缺陷。

Friendship

We have a great deal more kindness than is ever spoken. Maugre all the selfishness that chills like east winds the world, the whole human family is bathed with an element of love like a fine ether. How many persons we meet in houses, whom we scarcely speak to, whom yet we honor, and who honor us! How many we see in the street, or sit with in church, whom, though silently, we warmly rejoice to be with! Read the language of these wandering eye-beams. The heart knoweth.

The effect of the indulgence of this human affection is a certain cordial exhilaration. In poetry and in common speech, the emotions of benevolence and complacency which are felt towards others are likened to the material effects of fire; so swift, or much more swift, more active, more cheering, are these fine inward irradiations. From the highest degree of passionate love to the lowest degree of good-will, they make the sweetness of life.

A friend is a person with whom I may be sincere. Before him I may think aloud. I am arrived at last in the presence of a man so real and equal that I may drop even those undermost garments of dissimulation, courtesy, and second thought, which men never put off, and may deal with him with the simplicity and wholeness with which one chemical atom meets another. Sincerity is the luxury allowed, like diadems and authority, only to the highest rank; that being permitted to speak truth, as having none above it to court or conform unto.

Leave to the diamond its ages to grow, nor expect to accelerate the births of the eternal. Friendship demands a religious treatment. We talk of choosing our friends, but friends are self-elected. Reverence is a great part of it. Treat your friend as a spectacle. Of course he has merits that are not yours, and that you cannot honor if you must needs hold him close to your person. Stand aside; give those merits room; let them mount and expand. Are you the friend of your friend's buttons, or of his thought? To a great heart he will still be a stranger in a thousand particulars, that he may come near in the holiest ground. Leave it to girls and boys to regard a friend as property, and to suck a short and all-confounding pleasure, instead of the noblest benefit.

Let him be to me a spirit. A message, a thought, a sincerity, a glance from him, I

want, but not news, nor pottage. I can get politics and chat and neighborly conveniences from cheaper companions. Should not the society of my friend be to me poetic, pure, universal and great as nature itself? Ought I to feel that our tie is profane in comparison with yonder bar of cloud that sleeps on the horizon, or that clump of waving grass that divides the brook? Let us not vilify, but raise it to that standard.

Respect so far the holy laws of this fellowship as not to prejudice its perfect flower by your impatience for its opening. We must be our own before we can be another's. There is at least this satisfaction in crime, according to the Latin proverb; — you can speak to your accomplice on even terms. *Crimen quos inquinat, aequat*. To those whom we admire and love, at first we cannot. Yet the least defect of self-possession vitiates, in my judgment, the entire relation. There can never be deep peace between two spirits, never mutual respect, until in their dialogue each stands for the whole world.

The only reward of virtue is virtue; the only way to have a friend is to be one. You shall not come nearer a man by getting into his house. If unlike, his soul only flees the faster from you, and you shall never catch a true glance of his eye. We see the noble afar off and they repel us; why should we intrude? Late, — very late, — we perceive that no arrangements, no introductions, no consuetudes or habits of society would be of any avail to establish us in such relations with them as we desire, — but solely the uprise of nature in us to the same degree it is in them; then shall we meet as water with water; and if we should not meet them then, we shall not want them, for we are already they. In the last analysis, love is only the reflection of a man's own worthiness from other men. Men have sometimes exchanged names with their friends, as if they would signify that in their friend each loved his own soul.

The higher the style we demand of friendship, of course the less easy to establish it with flesh and blood. We walk alone in the world. Friends such as we desire are dreams and fables. But a sublime hope cheers ever the faithful heart, that elsewhere, in other regions of the universal power, souls are now acting, enduring, and daring, which can love us and which we can love. We may congratulate ourselves that the period of nonage, of follies, of blunders and of shame, is passed in solitude, and when we are finished men we shall grasp heroic hands in heroic hands. Only be admonished by what you already see, not to strike leagues of friendship with cheap persons, where no friendship can be. Our impatience betrays us into rash and foolish alliances which no god attends. By persisting in your path, though you forfeit the little you gain the great. You demonstrate yourself, so as to put yourself out of the reach of false relations, and you draw to you the first-born of the world, — those rare pilgrims whereof only one or two wander in nature at once, and before whom the vulgar great show as spectres and shadows merely.

It is foolish to be afraid of making our ties too spiritual, as if so we could lose any genuine love. Whatever correction of our popular views we make from insight, nature

will be sure to bear us out in, and though it seem to rob us of some joy, will repay us with a greater.

A friend is Janus-faced; he looks to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He is the child of all my foregoing hours, the prophet of those to come, and the harbinger of a greater friend.

I do then with my friends as I do with my books. I would have them where I can find them, but I seldom use them. We must have society on our own terms, and admit or exclude it on the slightest cause. I cannot afford to speak much with my friend. If he is great he makes me so great that I cannot descend to converse. In the great days, presentiments hover before me in the firmament. I ought then to dedicate myself to them. I go in that I may seize them, I go out that I may seize them. I fear only that I may lose them receding into the sky in which now they are only a patch of brighter light. Then, though I prize my friends, I cannot afford to talk with them and study their visions, lest I lose my own. It would indeed give me a certain household joy to quit this lofty seeking, this spiritual astronomy or search of stars, and come down to warm sympathies with you; but then I know well I shall mourn always the vanishing of my mighty gods.

It has seemed to me lately more possible than I knew, to carry a friendship greatly, on one side, without due correspondence on the other. Why should I cumber myself with regrets that the receiver is not capacious? It never troubles the sun that some of his rays fall wide and vain into ungrateful space, and only a small part on the reflecting planet. Let your greatness educate the crude and cold companion. If he is unequal he will presently pass away; but thou art enlarged by thy own shining. It is thought a disgrace to love unrequited. But the great will see that true love cannot be unrequited. True love transcends the unworthy object and dwells and broods on the eternal, and when the poor interposed mask crumbles, it is not sad, but feels rid of so much earth and feels its independency the surer. The essence of friendship is entireness, a total magnanimity and trust. It must not surmise or provide for infirmity.

论 修 养

修养这个词在今天似乎已经充满了雄心壮志的意味。当全世界都在追求能力,以及财富——这种能力的手段时,修养却在纠正着成功的理论。每个人都是其能力的俘虏。对时事的了如指掌使他成为一本年鉴,出众的辩才使他成为一个喜好争辩之人,赚钱的本领使他成了一个守财奴,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他成为了一个乞丐;而修养则可以通过求助于其他能力来对抗那些占优势的才能,或诉诸更高级别的能力,来减轻这些病症。可以说,修养在为成功保驾护航。

修养是一种最优秀思想的外在表现,它表明,每个人都拥有一定程度的吸引力,通过这种吸引力,他可以调节那些在他的生命天平上占有绝对优势的品质,使其不致走向极端,这也是一种对抗自我的手段。修养可以使人的心理处于平衡状态,使他身处于与他不相上下和比他优秀的人中间,使美好的同情得以复苏,并就孤独感和遭人排斥的危险性向他提出警告。

由于书籍中包含着对人类智慧最完整的记载,因此,它们必定永远存在于我们的修养观念中。历史上最杰出的人,像伯里克利^①、柏拉图^②、恺撒^③、莎士比亚^④、歌德^⑤和弥尔顿^⑥,都是学识渊博且有教养的人,他们聪慧过人,从不轻视书本上的知识。他们的观点之所以影响深远,是因为他们能够虚心接受相反的意见。我们知道,一个了不起的人应该善于读书,或者说,他接纳事物的能力应该与其他天生的能力成正比。好的批评意见非常难得,往往是弥足珍贵的。在所有作家之中,莎士比亚具有出众的优势——凡是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我总是乐于与他们结识;另外,我喜欢那些欣赏柏拉图的人,因为这种欣赏是与自负截然不同的一种品质。

自命不凡是一种缺点,这种缺点在美国青年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饱经世故之人的标志,就是他们决不会自命不凡。他们从不高谈阔论;他们处世低调,从不自吹自擂;他们衣着朴素,甘于平凡;他们从不轻许诺言,而是脚踏实地,惜言如金,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他们用最谦卑的名称来称呼自己的职业,使那些牙尖嘴利、吹毛求疵之人也哑口无言。他们的谈话从来都紧紧围绕着天气和新闻;但在感到惊讶时,他们也会陷入沉思,同时开启心中的知识和哲学之门。许多伟人都曾隐姓埋名度日,就像国王微服出巡一样,这些趣闻逸事曾引发人们怎样的想象啊!拿破仑^⑦曾在早朝时乔装为一名平民百姓;彭斯^⑧、司各特^⑨、贝多芬^⑩、威灵顿^⑪、歌德等许多具有这种卓越能力的人,都曾是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伊巴密浓达^⑫“从来都不多说什么,总是在专注地聆听”;歌德在同陌生人交流时,喜欢谈论一些微不足道的琐碎话题,使用的也是平淡无奇的话语,而且他的衣着并不比平时考究,甚至更加随意,这也使他看起来比平时更加随和不羁。

追求伟大的人不会产生渺小的欲念。当你认为机器和工人是那样微不足道时,你又怎么会介意饮食、床铺、衣服、赞扬、恭维、地位、财富,甚至是工作这样的事呢?华兹华斯^⑬的家人生活朴素,待人谦恭有礼,在他的家中能够感受到一种舒适而文明的氛围;这种生活方式为乡邻们树立了榜样,威斯特摩兰地区的人们都非常敬重他。一个有良好修养的年轻人,尽管戴着褪了色的帽子,穿着不合体的外衣,但他依然可以在大学中获得令人钦羡的地位,并在图书馆里得到应有的权利。无论在城镇还是乡村,无论在穷人还是中产阶级的住宅



区里,都有许多无私而且坚毅的人没有被写入文学作品里,而且永远也不会;但这些人都会令地球变得更加美好——他们会避免奢侈和浪费,把钱花在必要之处;他们会逐渐老去,并培养教育下一代人;他们会卖掉马来建立学校;他们从早到晚地工作,在工厂里操作两架、三架,甚至是六架织布机,但最终会还清以父辈的农场做抵押所借的钱,然后高高兴兴地回到工厂去继续工作。

当我们发挥那些较为高级的机能时,就会变得很有修养,自然、适意的行为便会消除所有令人感觉不雅、不适之处。我们注意到,每当想到天文学中提到的那些漫长的周期和广阔的空间时,我们的心中极易产生一种神圣感,甚至能以淡然的心态面对死亡。美丽的景色和巍峨的群山,可以产生平息怒火、增进友谊的影响力;一座教堂高耸的穹顶和宽敞的内厅,对我们的举止也会有明显的影响。我曾听说,拘谨的人在高高的天花板下和宽敞的厅堂里,多少会感到不再那么手足无措。我认为,在陶冶情操和消除急躁情绪方面,雕塑和壁画也功不可没。

然而,最重要的是,必须从更深入的根源入手,一个人在辩论、政治、贸易,以及其他实用艺术方面的实际技巧才会因修养而得以提高。只有明了所有细节之间的联系,才能够以一种崇高的思想和高超的能力来整理和安排这些细节。如果一位雄辩家曾经亲眼见过处于神圣秩序中的事物,那么,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种秩序,而且还会站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进行思考。虽然他说不出任何哲学理论,但在处理事务的时候,他却可以驾轻就熟地掌控一切,丝毫也不会感到茫然或惊恐,而正是这一点使他的行事方式与律师或代理人有了明显的区别。

在这里,我要说的是,无论在何时开始培养修养都不会为时过早。在与学者们交谈的时候,我发现,仅仅是他们荒废在那些粗鲁的玩伴身上的童年时光,就足以赋予文学创造以神圣的、无限的想象空间。我还发现,鉴赏家的儿子更有可能在鉴赏方面有所成就。然而,由于错过了培养修养的最佳时机,在现在的年轻人中,能成为杰出学者的寥寥无几。

在培养修养方面,人们需要使用各种物质,不会省下任何东西。他们会把所有的阻碍都变成工具,会将所有的敌人都变为力量;如此一来,可怕的灾祸只会成为更有用的奴隶。如果一个人能从大自然质朴的努力中对人类未来的发展有所预见,从而进行提高和改进,并且能够在其他人身上感受到同样的、

甚至是更加令人欣喜的冲动,那么我们就敢断言,他能够战胜一切事物,并能将其转化为于己有利的力量。

① 伯里克利(公元前495—前429),古雅典政治家,后成为雅典国家的实际统治者,其统治时期成为雅典文化和军事上的全盛时期。

② 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

③ 朱利叶斯·恺撒(公元前100—前44),罗马统帅、政治家。

④ 威廉·莎士比亚(1564—1616),英国剧作家、诗人。

⑤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德国诗人、作家。

⑥ 约翰·弥尔顿(1608—1674),英国诗人。

⑦ 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即拿破仑一世,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百日王朝皇帝。

⑧ 罗伯特·彭斯(1759—1796),苏格兰诗人。

⑨ 沃尔特·司各特(1771—1832),英国英格兰小说家、诗人,历史小说首创者,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

⑩ 路德威希·凡·贝多芬(1770—1827),德国作曲家。

⑪ 威灵顿公爵(1769—1852),英国陆军元帅、首相,以在滑铁卢战役中指挥英、普联军击败拿破仑而闻名。

⑫ 伊巴密浓达(公元前420—前362),希腊底比斯将军,两次击败斯巴达,建立反斯巴达联盟,称霸希腊。

⑬ 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英国诗人。